

一支为世人所瞩目的神秘之旅

中国特警队

●徐舒 著●



●老警察看了证件后,肃然起敬:

“你们是警卫中央首长的吗?”

●一位美国特警说:太出色了,这才是世界一流的!



中国特警队

徐 舒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国·西安

(陕)新登字 001 号

中国特警队

徐舒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西安地图出版社印刷分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K 8.5 印张 插页 160 千字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24-019-96-8/1.472

定价:4.40 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贝雷帽！贝雷帽！	(6)
第二章 总统车队即将爆炸	(32)
第三章 公安部特急命令	(68)
第四章 黄浦江畔的枪声	(95)
第五章 当代“花木兰”	(113)
第六章 追捕“兰博”	(139)
第七章 “豺狼”分队出山	(190)
第八章 席卷欧洲的雄风	(230)
后 记	(258)

引 子

古城，洛阳。

腊黄的太阳一头栽进云团后，便一直没出来。一阵阵刀子般的寒风大显淫威，将色彩鲜艳的来来往往的拜年客，刮进房屋后，便在空旷的街头流窜，顿时天空混沌沌的。

东城门脚下，一个身材中等、英姿焕发的年青人，大步流星。他上身穿着一件银灰色灯蕊绒夹克衫，下着一条黑色的厚绒运动裤，浑身上下，洋溢着精明、强悍。

城墙边摆着一个水果摊，黄澄澄的桔子，象台阶似的，叠得整整齐齐，鲜红的苹果发出诱人的光泽。一个一身黑的老头，手笼在棉袄的袖管里，蜷伏在水果摊边。

年青人朝老头瞥了一眼。正月里冒着“嗖嗖”的西北风摆摊，不是见钱眉开眼笑之徒，就是家境贫寒之人。看他脚上的棉胶鞋裂开着口子，头发如秋天的茅草，肯定经济拮据，而且家中必定没有温暖，……一股同情不禁油然而生。

一阵“突突”的摩托声由远而近，三辆鲜红的摩托飞驰而来。

时速起码六十码以上，年青人判断着。

第一辆摩托贴着年青人“嗖”地掠过，他正想开口说什么，第二辆摩托已朝他直冲而来，驾车人的脸如夏日放了半天已开始变质的猪肝，虽然踩下了刹车，但巨大惯性使车仍往前冲，眼看车子就要撞上年青人，年青人身一晃，闪到路边，几乎是同时，摩托“轰”地撞上水果摊，顿时人仰车翻，桔子、苹果滚了一地。

打头的车划了个弧，开过来，后面的车停了下来，倒地的人也爬了起来，看模样，还没摔伤。几个人围在一起，四男二女，骂骂咧咧，连说：正月翻车，晦气！

“你赔我的水果！”老头拉住猪肝脸的羊皮夹克。

“老东西，哥们难怪如此晦气，原来碰到你这样一个丧门星。”

“叫他出血，赔损失费！”

“你们讲不讲理？”

“怎不讲理？你无证营业，妨碍交通，”另一个人抓起苹果往裤腿上蹭了蹭，咬了一口。

“你们太过份了，不赔老人的水果，还要他赔损失费，”年青人走过来愤愤不平地说道。

“何方野种，管到爷们头上来了？”

“方才横在路中，还没同你算帐。”

“给他放点血！”

两个摩托骑士边说边逼上来。

周围一片寂然，只有远处偶尔响起稀落的鞭炮声。

年青人冷笑了一下，抹了抹乌黑发亮的短发。

两人见他若无其事，不由一愣。

“喝酒时牛皮哄哄，说什么一人能打七、八个，怎么不愿亮几手给姑奶奶瞧瞧？”一个浪声浪气的声音响起。

两人如同吸毒者打了一针吗啡，脸颊抽搐，眼睛血红，快速向年青人两侧接近。

“真的想打人？”年青人微笑着轻轻说了句。

话中没有半丝恫吓，但这两人不约而同地收住了脚步。

酒虽喝了不少，但头脑还是清醒的。看对手脸色镇静自如，说话悠然自得，凭打架斗殴经验，对手决不是个等闲之辈。他的话不像是色厉内荏的以攻为守，而是散发着一股凛然逼人的杀气。只有受过专门训练，并且有绝对取胜把握的人，才

会如此轻松地不把他们放在眼中。

“杨头，你真是挂羊头买狗肉。”女人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这话如一杯烈性烧酒下肚，瞬间，血管“突突”，两人同时拳腿交加朝年青人打去。

年青人看也不看，双掌“啪”地一翻，一招“野马分鬃”，两人“噎噎”连退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还是个把式，爷们陪你玩几招。”另外两人似乎想在摩托女郎面前显出硬汉子风度，拔出弹簧刀，“叭”地，雪亮的刀刃跳了出来，寒气逼人。

“这刀来自云南中缅边境线上，”年青人头脑中闪出判断同时扎开大马。当两把匕首扬起下刺时，两手的食指倏地往前一点，奇迹出现了：两人都似乎被孙悟空用定身法定住似的，手僵在半空。

半晌，他们才缓过气来，其中一个怪叫了一声：“呀！”匕首上下飞舞，扑了过来。

年青人脸色骤然一变，双眼炯炯发光，右手五指张开，朝这不知趣的家伙肩上一抓。

顿时，响起一阵猪被刀捅进喉咙似的嚎叫声。

年青人一声长啸，跳过去，抓起一辆摩托，高高举过头顶。

这几个人，顿时都傻了眼……

在派出所里，值班的老警察将这四男二女分别关好后，对年青人说：“你这手‘鹰爪功’已接近上乘境界，请问贵师是谁？”

年青人憨厚地笑笑：“没练到家。”

“别客气了，能抓破山羊皮夹克、毛线，并连皮带肉撕下一块，这样俊的鹰爪功，我还第一次见到。练武之人，除暴安良，

值得表扬，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年青人经不起这位老警察的磨，从口袋中掏出一个橄榄绿的本子。中央烫着一个彩色的警徽，下面印着一行小字：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校。

老警察顿时肃然起敬，难怪这青年如此身手不凡。

“你们学校是不是为中央首长培养高级警卫的？”

“对不起，我们学校培养对象是保密的，”年青人彬彬有礼地说道。

“哦！看我，违犯了保密法，不该问的机密，绝对不问。”老警察笑呵呵地说道。

.....

第一章 贝雷帽！贝雷帽！

灯光荧荧，被窝热烘烘的。“牡丹花”朝他嫣然一笑，慢慢脱下毛线衣、内衣。

他用力咽了下唾沫，贪婪盯着那鼓鼓的乳房，渴望已久的情景，终于出现了，全身不由感到一股燥热。

“看你急的，难怪说当兵三年，母猪赛婊娟。”“牡丹花”朝被窝中被欲火烧红了眼的国字脸，飞了个媚眼，褪下了棉毛裤。

他伸出强有力的胳膊，揽住“牡丹花”的纤腰，朝床上一带。

带着令人心旌神迷气味的“牡丹花”，如水蛇般滑进被窝。粗糙的手，迫不急待地在那柔软肉体上滑上滑下。

“轻点……”“牡丹花”发出快乐的呻吟。

“瞿，瞿。”

“起床了，起床了！”值班员在门口大声叫着，铜哨在胸前晃荡着。

他揉了揉惺松睡眼，恶狠狠地盯了眼值班员：他妈的，一场美梦被搅了，如晚吹二分钟……

他咂了咂嘴巴，掀开被窝。

“郭林，指导员让你去一下。”中队通讯员跑来说道。

心中不由格登一跳，莫非昨晚与“牡丹花”约会被指导员发现了什么？

作为一个老兵，郭林十分清楚自己在外面与女人鬼混的后果：中队会上，声色俱厉的批评，扳着脸宣读中途退伍决定的支队组织干事，眼光鄙夷的江东父老……

他不由打了个寒噤，抓起棉大衣，斜披在身上，心事重重地往指导员办公室走去。

二

“美酒加咖啡，

我只喝一杯，

想起了过去……”

邓丽君柔情绵绵的歌声，更勾起郭林满腔愁绪，他直着眼，一杯“四特酒”又一饮而尽。

两双阴沉的目光盯着脸如猪血泼过似的郭林，见他又抓起酒瓶，两人相视了一眼，叫南平的年轻人开口了：“大哥，举杯消愁愁更愁，别喝了。指导员只是怀疑而已，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成双，没证据，怕个屁！”

“话不能这样说，指导员精明得很，这家伙迟早会抓住我

们把柄，”身穿军装的王小贵阴郁地说道：“万一被他抓住，我们一切都完了。”

穿着牛仔衫的马军春诡秘一笑，冲南平点了下头。

“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南平顿了下，一字一顿道：“爷投自由去。”

“你是说投奔台湾？”

“准确说，自由世界。带过去一支‘五四’就是一两黄金。那里美女如云，够咱哥们享尽风流、富贵。”

南平与马军春两人早就萌发下海投敌，但苦于手头没资本。普通工人，既拿不到重要情报，又搞不到枪枝弹药。半年前，在舞会上发现两个武警，从他俩眼睛中，看出淫欲的火花在闪烁，心中顿时一喜。

这两位思想意识不健康的武警，很快被拉下了水，被几个风流娘们搞得神魂颠倒，就差没有上床。

“这……”王小贵不由沉吟起来，像患了牙痛似的。

“做人不流芳百世，何不遗臭万年？趁指导员没向你们摊底牌，咱们就过去。千里做官为发财，还迟疑什么？”马军春煽动着。

“‘牡丹花’这种娘们，身体不知被多少男人犁过，吃这种二锅头没劲，自由世界有的是东方美女。”南平说道。

“如果被发现怎么办？”王小贵忧心忡忡道。

“亏你还是武警。‘二王’能横穿大半个中国，我们难道比他们熊？”

“别说了，我们干！”郭林瞪着血红的眼珠道。

四个脑袋凑在一起。

三

“公安部，我是江西公安厅。今晚五时左右，南昌市委大院一名警卫被杀，武警中队一名干部被刺重伤。罪犯四人，其中两人是武警中队战士，中队枪械柜中少了五支‘五四’手枪，两支‘五六式’冲锋枪，2000多发子弹。罪犯盗了大院内的一辆上海牌轿车不知去向……”

公安部总值班员不由倒吸了口冷气：又是一起特大案件！

近年来，发案率如松了手的氢气球扶摇直上。从1981年底到1983年9月，全国每年发案率不断上升。1982年的刑事案件达到惊人程度。一批批流氓团伙，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折腾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东北某省发生奸污、强奸、轮奸妇女190多人的大案；上海控江路，光天化日之下，一少女被剥光衣服后扔进苏州河；唐山一批地痞流氓组成的菜刀队，其行径连封建社会中的响马都自叹不如，两名菜刀队员白天闯进一个老太太家，抢走了所有钱财、金银首饰后，强奸了这位可以当她们奶奶的老太太。次日，他们在大街上剥光一位姑娘衣服，一男青年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当场被砍死；天津某区1600户居民，有600户的男人，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常年接送上下班的女儿、姐妹、爱人。大西北，有一暴徒在厕所中强奸了姑娘后，还毁坏了姑娘的生殖器。

.....

一件件、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案件，不仅使人民惶惶不可终日，而且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

控告信、指责信，如雪花般飞到中南海、公安部。

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鉴于严峻的治安形势，作出一项特别决定：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必须予以严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刮起一阵从快从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飓风。

数十万人类渣滓被收进法网。

9月18日黄昏，双手沾满军警民鲜血的东北“二王”，在江西武夷山脉西段密林山凹中被击毙。

然而，残余的犯罪分子依然猖獗。某省委政法书记收到装有“五四”手枪子弹的匿名信。

杭州某居民区治保主任一家四人惨遭罪犯杀害。

盗枪、抢枪杀害公安干警的案件四面开花。1983年12月3日，吉林省某县刑警被杀，随身携带的枪枝被抢。16日，劳改犯李守忠越狱后，在通化招待所杀害一名保卫干部，抢走“五一”式手枪一枝，子弹12发。21日，沈阳某驻军两支“五四”手枪，220发子弹被盗。26日，浙江温州市公安局松台派出所民警被杀，劫走“五四”手枪一支，子弹11发。29日，市公安局干部值夜班回家路上被杀，抢走“六四”手枪一支，子弹五发。

……

眼看1983年只剩下最后一天，又冒出这样一起特大的盗枪杀人案，难怪西方记者咋咋呼呼地说：1983：中国犯罪分子年！

这起案件比其它盗枪杀害公安干警案件更严重。罪犯枪枝多，主犯且又是现役的武装警察，懂得我公安机关追捕、堵

截的常识，对社会的危害远远超过东北的“二王”。

严打的飓风正席卷全国，有些罪犯销声匿迹，他们却顶风作案，可见这伙人是地地道道的亡命之徒。“二王”事件，在国内外造成的恶劣政治影响还没消除，不迅速捕获这伙罪犯，政治影响就雪上加霜。

总值班员没有丝毫延误。红色保密电话立即把这令人心情沉重的案情，通报给各部长、有关局长及广东、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安徽公安厅和铁道部公安局。

一个个眼睛布满血丝的高级警官，掀开暖呼呼的被窝，来到厅指挥室，专线电话响成一片。

一辆辆警车鸣着尖亢警笛，呼啸冲出各地公安机关。

数千名公安干警顶着凛冽寒风设卡、堵截。

凌晨一点，公安部召开六省公安厅领导紧急电话会议，部长下令：

“各省通力合作，务必将罪犯就地歼灭，扯皮推诿，延误战机，要绳之纪律。

六省公安厅长清楚追捕“二王”的教训，如果各省市紧密配合，“二王”决不可能逍遥法外达半年之久。他们分头检查堵截、追捕措施，心头暗暗发誓：如罪犯窜入我的地盘，必叫他们有来无还。

铁道部负责同志见了案情通报后，立即召开铁路公安系统紧急电话会议，命令所有铁路干警必须克尽职守，配合地方公安缉拿罪犯。

一天过去了，罪犯如《封神演义》中的土行孙地遁了。

这伙穷凶极恶的罪犯在哪儿呢？

四

30日晚，市委大院除路灯和值班室的灯光外，一片幽暗。白天忙碌的各办公室，现在已经松弛下来。

中队营房旁，闪出几个幽灵似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高大建筑屋的黑暗中。

“这是钥匙。”南平压低声音道。

“不知是否打得开？”

“请绝对放心，你们这种枪械柜的锁，大路货，保证一转就开。”

“军春，车子物色好没有？”郭林问道。

“院内8号楼边的一辆黑色‘上海’轿车，我已换上部队牌照。”

“行动必须隐蔽，惊动了看电视的弟兄们就麻烦了。你们俩，一人在外面观察，另一人跟我去取枪，军春去准备好车。”郭林急冲冲地吩咐道。

营房走廊一片漆黑，郭林踮着脚尖贴墙行进，南平紧随在后。

钥匙插进大号铁锁，一拧，锁没开，郭林眼中冒出一丝愠怒。

南平呲牙一笑，接过钥匙，插进后，稍稍往外一拉，手握住铁锁，感觉到钥匙已转动时，压着锁的手指一松，锁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拉开沉重的铁皮门，用蒙着红布的电筒一照，嚯！柜中摆满长短武器。

他们先取走柜中所有的手枪，然后将冲锋枪斜挂在肩上，

便往大衣、裤袋中塞子弹，一盒盒沉甸甸的子弹坠得口袋如孕妇肚子，实在装不下了，他们才不无遗憾地关好铁门。

突然外边传来了皮鞋声，接着传来电灯开关的“咯嗒”声。
“路灯怎么不亮了？”

随着自言自语声，皮鞋声音由近而远。

两人噓了一口气，锁好铁门后，正转身离开，冲锋枪管碰到铁柜。

清脆的响声，在罪犯看来，不亚于一声炸雷，心头阵阵狂跳，不约而同地端平冲锋枪，拉开枪机，扳开连发保险机。这时有谁进来，迎接他们的将是泼水般的子弹。

周围静悄悄的，只有电视中传来的“嗒嗒”机枪声和“轰轰”的炮弹爆炸声。

他妈的，虚惊一场。

两人踮着脚尖，溜出门口。

“谁？”

“指导员，我是王小贵。”

“你怎么不看电视？”

“肚子不舒服，上了趟厕所。”

“厕所在东头，你怎么在这？”话语中充满着疑惑。

南平端起冲锋枪，一只手很快把枪管压下去。

郭林到底是行伍出身，比自己沉着，南平暗暗思忖着。

“实在熬不住了，我就在这里拉了。”王小贵有点害羞地说道。

这小子，还挺会编的。郭林心头一喜，随即又一沉。糟了，闻不到臭味，反而会使指导员更加起疑心。

他咬了下牙，拔出匕首，如猫捕食般悄悄向猎物接近。